

唐 宋 傳 奇 集

魯 迅 校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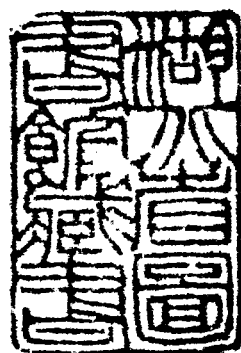
45513

魯迅三十年集

19

唐宋傳奇集

一九二七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唐宋傳奇集



目錄

序例

卷一

古鏡記王 度.....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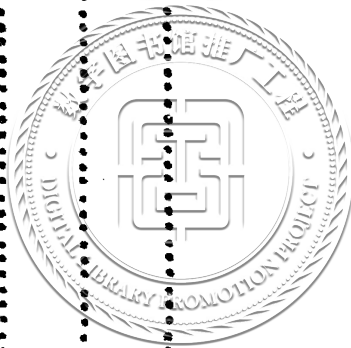
補江總白猿傳錄 名.....二四

離魂記陳玄祐.....二六

枕中記沈既濟.....三〇

任氏傳沈既濟.....三三

卷二



卷二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李吉甫	四
柳氏傳許堯佐	四七
柳毅傳李朝威	五〇
李章武傳李景亮	六〇
霍小玉傳蕭防	六五
古嶽讀經李公佐	七五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	七七
廬江馮媼傳李公佐	八五
謝小娥傳李公佐	八七
李娃傳白行簡	九一
三夢記白行簡	一〇〇
長恨傳陳鴻	一〇三
東城老父傳陳鴻	一〇九
關元升平源吳兢	一一四

卷四

鸞鸞傳元 積..... 一九

周秦行紀牛僧孺..... 二六

湘中怨辭沈亞之..... 三三

異夢錄沈亞之..... 三三

秦夢記沈亞之..... 三五

無雙傳薛 調..... 三八

上清傳柳 理..... 四四

楊娼傳房千里..... 四七

飛烟傳皇甫枚..... 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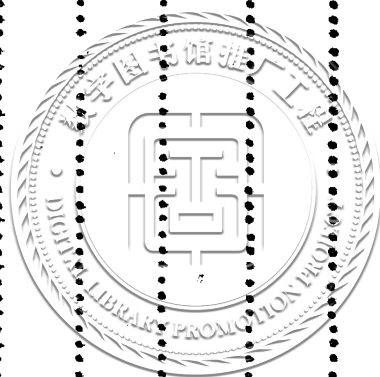
虬髯客傳杜光庭..... 五四

卷五

冥音錄錢 名..... 六一

東陽夜怪錄錢 名..... 六四

靈應傳錢 名..... 七四



卷六

隋遺錄卷上顏師古……………一八七

隋遺錄卷下顏師古……………一九一

隋煬帝海山記上缺 名……………一九五

隋煬帝海山記下缺 名……………二〇二

迷樓記缺 名……………二〇九

開河記缺 名……………二一四

卷七

綠珠傳樂 史……………二二七

楊太真外傳上樂 史……………二三三

楊太真外傳下樂 史……………二四一

卷八

流紅記張 實……………二五三



趙飛燕別傳素 辭.....二七

譚意歌傳素 辭.....二六

王幼玉記柳師尹.....二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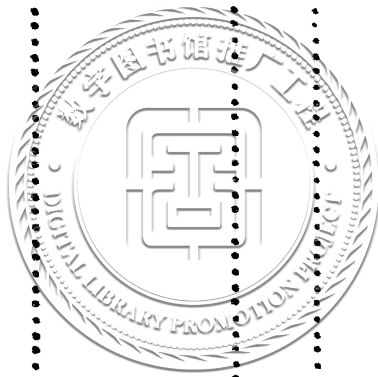
王榭傳缺 名.....二七

梅妃傳缺 名.....二六

李師師外傳缺 名.....二六

卷末

稗邊小綴魯 錫.....二九五



序 例

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嘗云：『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尙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其言蓋幾是也。鑒于詩賦，旁求新塗，藻思橫流，小說斯燦。而後賢秉正，視同土沙，僅賴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顧復緣賈人貿利，撮拾彫鑪，如說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說，如龍威秘書，如唐人說蒼，如藝苑摛華，爲欲總目爛然，見者眩惑，往往妄製篇目，改題譌人，晉唐稗傳，黥剿幾盡。夫蟻子惜鼻，固猶香象，嫫母護面，詎遜毛嬙，則彼雖小說，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乎，而換頭削足，仍亦駭心之厄也。昔嘗病之，發意匡正。先

輯自漢至隋小說，爲鈎沈五部訖；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將欲彙爲一編，較之通行本子，稍足憑信。而屢更顛沛，不遑理董，委諸行篋，分飽蟬蠹而已。今夏失業，幽居南中，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埽蕩煙埃，斥偽返本，積年堙鬱，一旦霍然。惜夜怪錄尙題王洙，靈應傳未刪于逖，蓋于故舊，猶存眷戀。繼復讀大興徐松登科記考，積微成昭，鈎稽淵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彌歎雖短書俚說，一遭纂亂，固貽害于談文，亦飛災于考史也。頓憶舊稿，發篋諦觀，黯澹有加，淪敝則未。乃略依時代次第，循覽一周。諒哉，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楊倡，柳埕上清，遂極庫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撫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歷以至大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于前，蔣防元稹振采于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之輩，則其卓異也。特夜怪一錄，顯託空無，逮今允成陳言，在唐實猶新意，胡君顧貶之至此，竊未能同耳。自審所錄，雖無祕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復念近數年中，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說淵，獻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而得翫繹之樂耶。于是杜門攤書，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結願知幸，方欣

已歎願舊鄉而不行，弄飛光于有盡，嗟夫，此亦豈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猶有雜例，並綴左方：

一、本集所取資者，爲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說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叢書等。

一、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煊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鏘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娘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于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一、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決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僞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爲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矛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複見于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

惟從其是。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篇出于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書，得其究竟。

一、向來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者，時亦寫取，以備遺忘。比因奔馳，頗復散失。客中又不易得書，殊無可作。今但會集叢殘，稍益以近來所見，併爲一卷，綴之末簡，聊存舊聞。

一、唐人傳奇，大爲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及，亦舉一二。第于詞曲之事，素未用心，轉販故書，諒多譌略，精研博考，以俟專家。

一、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匪易。先經許廣平君爲之選錄，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惟所據僅黃晟本，甚慮譌誤。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洲許自昌刊本，乃始釋然。逮今綴緝雜札，擬置卷末，而舊稿潦草，復多沮疑，蔣徑三君爲致書籍十餘種，俾得檢尋，遂以就緒。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于年餘之前者矣。廣賴衆力，才成此編，謹藉空言，普銘高誼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彌天，壁月澄照，饕蚊遙歎，余在廣州。

唐宋傳奇集卷一

古鏡記

王 度撰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

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斂，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絨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絨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絨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

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諠。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驚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